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五十三回 寧藩府禁軍為盜 趙王莊敵血練兵

卻說弟兄二人在山村酒家對酌談心，忽被那人抓住，吃驚非小。要待掙扎，卻覺四體疲麻，不能用力。鳴皋道：“你當我們是誰？”那個笑道：“你乃各處嚴拿不到的揚州徐鳴皋，他是積案如山的常州一枝梅，想來瞞過我麼？”鳴皋料想隱瞞不過，便把雙眉直豎，虎目圓睜，說道：“你真要拿我們？”那人把手放了，笑道：“我來拿你做什麼？”二人俱向那人作揖道：“請問豪傑高姓大名，貴鄉何處？”那人道：“老夫到處為家，久忘姓氏，如鷓鴣之寄于一枝，就叫做鷓鴣寄生。”二人聽了，納頭便拜，道：“久聞老師大名，如雷貫耳。今日得拜尊顏，實為萬幸！”鷓鴣寄生雙手扶起，道：“前日遇尊師，因他兄弟們南海有事，不得便來，故此叮囑老夫相助賢契們一臂。”鳴皋聽了，喜出望外，便問：“師教師伯，可要到此？”鷓鴣寄生道：“不過遲早之間，必然一同到此。”鳴皋說起前事：“眾人避居馬家村馬金標家內。現有楊小舫、包行恭、周湘帆三位兄弟陷于藩邸，小侄欲想劫救，昨夜私入王府，那知準備甚嚴，無從入內，只盜得奏疏書信在此。後被鄴賊追趕至此，卻與老師相會。”鷓鴣寄生道：“寧藩凶焰未衰，氣數未絕，一時不能下手。小舫等雖被拘囚，諒無妨礙。余七妖術利害，須待四兄到來，方可收伏他們。”鳴皋道：“余七何人？”鷓鴣寄生道：“人稱他余半仙，乃白蓮教之首有撒豆成兵之術，移山倒海之能。他有個妹子叫做余秀英，尤其利害能詛咒傷人之法，又將穢物煉成百萬鋼針，名萬弩陣。隨你道術高妙，遇即傷身，神仙也都害怕，故此我等所慮者在此。若待四兄傀儡生到來，他有旋轉乾坤之力，挽回造化之能，正能克邪，方可成就。”看官，後來寧王造反，王守仁執掌總制三邊都御史，拜帥征剿，余半仙兄妹二人，用釘頭七箭書之遺法，要拜死王守仁。幸得草上飛焦大鵬盜出草人，保了性命，此是後話。

當時徐鳴皋聽了鷓鴣寄生之言，呆了半晌，說道：“他們有如此邪術，如何救得三家兄弟出來？”鷓鴣寄生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你且放心。你的大師伯玄貞子，他精通數術，能知未來之事。前日同令師海鷗子到南海去，與我路遇，敘談半日，言及你們十二俠士義結金蘭，後來剿滅宸濠，全仗你十二人之力。如此看來，他三人決無妨礙。”鳴皋、一枝梅聽了，方纔放心。三人重新並在一桌上，開懷暢飲。徐鳴皋講起前事，鷓鴣寄生十分器重，贊嘆一回。

一枝梅喚過酒保，會了錢鈔，三人緩緩而行。一路上講那豪傑的做事，望馬家村來。

卻又不走原路，大圈轉要繞去南昌城而走，約有百余裏路程。方纔出店門時節，已有申牌時候，走不上三十里，只見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。鳴皋道：“若得那裏借宿一家也好。”一枝梅指著道：“這邊不是村莊來了？”鳴皋定睛一看，遠遠望見一帶樹林裏頭縷炊煙，便道：“果然那裏是個村落。”三人兜轉曲折，來到那裏，卻是個大大的村莊，約有二三百家人家，也有許多鄉店、茶坊、酒肆，頗形熱鬧，房舍亦甚華麗，像個殷富的所在。只是每家門前，各插一面白旗，並刀槍之類，排列兩旁。店內的人都是短衣窄袖，好似等待廝殺的模樣。三人看了，心中疑惑，暗想地近省城，況且藩邸重兵屯扎，豈有強盜到來，卻如此防備？便到一家酒店裏來。鳴皋便叫酒保到來，說道：“我們路過此地，欲在寶店借宿一宴。先把酒飯來吃，明日一並償價。”酒保道：“小店盡有潔淨床榻，上好的汾酒，各樣小吃全備，客官只管點菜便了。”鷓鴣寄生道：“不用點菜，把好的拿來，做些薄餅充飢。”酒保答應一聲，不多時搬到桌上，便與他們斟下三大杯酒。

一枝梅道：“你們這裏準備那旗幟刀槍何用？”酒保道：“客官，你們是遠方人，不知這裏的緣故。我們這個村莊，喚做趙王莊，共有三百余家人家，二兀有余人口，卻只王、趙二姓。當初只有兩家人家，一姓趙，一姓王。那姓王的無後，遂過繼了趙家之子。此地風水極好，財丁兩旺，子孫茂盛，至今遂成了大村莊。故此村中兩姓，尚且趙、王一族。向來太平無事。不料近年來出了一班強盜，聞得村中殷富，時常黑夜搶劫，騷擾居民。因此合莊商議，準備器械刀槍，提防盜賊。若有強徒到來，鳴金為號，齊心殺賊。一處有警，合村救應，協力同心。大家歃血為盟，也有七百余个壯丁。近來請了二位教師，一個叫做獨眼龍楊挺，善用一條鐵棍，曾把那山角嘴打下一大塊來。他專教人練硬工夫，癩團經、龍吞工，利害不過的。一個叫做雙刀將殷壽，善用兩把柳葉雙刀，使發了水都潑不進去。他專練的是內工。二人時常比試耍子，那獨眼龍雖勇，卻每每輸在他手裏。那二人是江湖上有名的殷、楊二將，這裏村中的族長趙員外聘請了來，保護村莊，並教習村內壯丁武藝。因此近來軍威大盛，整頓得如火如錦。前月一班強盜到來，被我們殺得片甲不回，如今安靜得多了，諒他們不敢再來的了。”鳴皋道：“豈有此理。

這裏地近省垣，況有寧藩軍兵屯扎，如何容那強盜猖獗？你們不會去稟報的麼？”酒保道：“噯，就是這個不好。”正要說下去，只見那檯臺裏坐著個老者，喝住道：“你不去照顧生意，只管嚼裏嚼蘇，算甚麼？”那酒保含著羞臉去了。

鳴皋等飲了一回酒，用了面飯，見時候不早，遂到裏邊廂房內來。酒保拿了三床被褥，鋪置停當。三人坐在榻上說說談談，正要安睡，忽聽得一片鑼聲響亮，門外一匹馬飛跑而過，口內只叫：“強盜大伙到來報仇，在西山路進來，離村只有三里了，大家並力殺賊！”一霎時人聲鼎沸，遍處鑼聲。三人忙到庭心，跳上瓦房觀看。月明之下，望見遠遠的一枝兵馬，沿山迤邐而來，約有四五百人，走的走，馬的馬，人銜枚，馬摘鈴，燈火全無，悄悄然過來。那趙王莊上，眾壯丁紛紛站立門外，手中各執刀槍火把，照耀得白日一般。只見兩個教頭手提家伙，指揮趙員外二個兒子趙文、趙武，並王仁祖、王仁義弟兄二人：“各引壯丁二百，在莊前樹林中埋伏，等待強盜殺入村中，過了一半，截住廝殺，前後夾攻。務要並力向前，不得有誤！”眾人齊聲答應，分門埋伏去了。那楊挺、殷壽，帶領三百余壯丁，迎上前去。恰好強徒到來，將火把上竹筒抽去，霎時照耀如同白日，發一聲喊，沖將過來。

鳴皋等在屋上看得分明，對一枝梅道：“二哥，你看這枝人馬，不像那烏合的強盜，卻是有紀律之王師。我想那酒保說話有因，莫非是老奸的軍兵作此不肖？”一枝梅道：“賢弟之言不錯。但是官軍私出為盜，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已，豈有公然成隊而來，與開仗一般？難道帶兵官也是有分的？今有一營多兵馬來，那主將豈有不知之理？”

正在談論，那楊、殷二教師領了三百余壯丁，已與強盜的頭隊接著，在村外一片空地上廝殺起來。那為首的強盜頭上扎巾，身穿軟甲，手執方天戟，坐下戰馬，直沖過來。

這裏殷壽舞動雙刀，接住廝殺。第二個強盜渾身緊裝扎束，卻是步下，使一對雙股劍，上前助戰，恰好楊挺上前敵住。四人分做兩對兒廝殺，兩旁壯丁囉兵吶喊助威。戰了二三十合，不分勝敗。忽見囉兵隊伍搗開，一將飛馬上前，頭帶獸頭盔，身穿魚鱗甲，手提筆捻錘，好似番將一般，沖上前來助戰，十分驍勇。楊挺、殷壽抵敵不住，敗進村來。

那三員賊將順勢沖進村莊，口中只叫：“拿捉王宮行刺的奸細！”鳴皋聽得吃了一驚，到得近來一看，那三將卻都認識的，正是雷大春同那徐定標、曹文龍兩員副將，弄得徐鳴皋同一枝梅好似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起來。要激怒三人下來，殺退軍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